

小說月報叢刊第五十八種

眷

顧

(新詩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顧 春

---

集 詩 新

## 目次

旅路·····	朱自清(一)
人間·····	朱自清(四)
慰死者·····	夢雷(八)
火災·····	徐玉諾(一〇)
途遇·····	梁宗岱(一二)
詩情·····	黃駕白(一四)
小詩·····	黃駕白(一六)
我的詩歌·····	徐玉諾(一八)
假若我不是一個弱者·····	徐玉諾(一九)
兄去後十日·····	陳寬(二一)

春夜……………陳寬(二二)

過去……………陳寬(二三)

燕子……………陳寬(二四)

小溪……………陳寬(二五)

遲疑的心……………陳寬(二六)

清明的早晨……………陳寬(二七)

我要死了……………張鶴羣(二八)

小詩一……………徐玉諾(三一)

小詩二……………徐玉諾(三二)

蠅……………盧景楷(三三)

夢的人生……………盧景楷(三四)

憶	俞平伯(三五)
輓歌	劉燧元(四一)
狗的哭聲	崔真吾(四六)
山行	李玉瑤(四七)
小詩	唐守謙(四九)
歸夢	梁宗岱(五〇)
永在的真實	徐玉諾(五三)
爲什麼	徐玉諾(五四)
小詩	徐玉諾(五五)
池旁	顧彭年(五六)
她	張耀南(五九)

冷光……………郭雲奇(六四)

雜感……………李聖華(六五)

失去的光明……………劉真如(六六)

春的漫畫……………張人權(六七)

晨光裏的人兒……………王幼虞(六八)

最甜蜜的一瞬……………歐陽蘭(七一)

眷顧……………周仿溪(七二)

可恨明亮亮的月……………周仿溪(七三)

惡花……………徐玉諾(七六)

在我們家裏的中秋月……………劉永安(七八)

自然與人生……………徐志摩(八二)

失眠	玉薇女士(八七)
思親	玉薇女士(九〇)
夜行	玉薇女士(九二)
沈醉	玉薇女士(九三)
秋晨	燕志儁(九五)
秋晚	燕志儁(九七)
秋	朱湘(九八)
雨	朱湘(九九)
臥浸會操場墳旁	王任叔(一〇〇)
東山小曲	徐志摩(一〇三)
眷迴	嚴敦易(一〇五)

眷 顧

六

炸裂……………許傑(一〇七)

晚晴……………劉燧元(二〇九)



## 旅路

朱自清

我再三說，我倦了，  
恕我，不能上前了！

春底旅路裏所有的悅樂，

我曾儘力用我淺量的心吸飲。

悅樂到底乾涸，

我的力量也暗中流去。

恕我，不能上前了！

希望逼迫地引誘我，

旅路

眷 顧

又安慰我，

「就回去哩！」

我不信希望，

却被勒着默默地將運命交付了伊——

無力的人們，

怎能行他所願呢？

焦了每次微跳的心，

竭了每滴潛藏的力：

唉！眼前已是我的屋裏了！

唉！眼前已是我的屋裏了！

疲倦電一般抽搖着全身，  
我倒在地上，  
我空伸着兩手躺在地上！

上帝，你拿去我所有的，

賜我些甚麼呢？

可憐你無力的被創造者，

別玩弄地寵着了；

取回他所僅存的，

兌給他「安息」罷！——

他專等着這個哩。

# 人間

那藍褂兒，草鞋兒，

赤了腿，敞着胸的朋友  
挑副空的籬擔來了。

他遠遠見着——

見了歧路中徬徨的我；

他親親熱熱地招呼，

「你到那里？」

我意外地聽他，

迫切地答他時，

他慇懃指點我；

他有黑而乾燥的面龐，  
灰色凝滯的眼光，  
和那天然的粗澀的聲調。  
從這些裏，  
我接觸着他純白的真心。  
但是，我們并不曾相識。

伊穿的紫襖兒，  
繫的黑裙兒，  
走在伊母親後面。  
伊伶俐的身材，

停勻的腳步，

和那白色的臉兒，

端莊，沈靜，又和藹的，

又莊嚴的臉兒：

在我車子過時，

一閃地都收入我眼底。

那時伊用了融融的眼波，

隨意地看我：

我回過頭時，

伊還在看我——

真的，伊再三看我。

從伊雙眼裏，

我接觸了伊爛漫的真心。

但是，我們并不曾相識。

二一，  
五，  
八。

# 慰死者

夢 雷

民國九年，作客湖北宜都之大查關，得靜室一，居之，開北窗一望，則墓地一逼近百畝，荒塚纍纍如列星，同事爭告以此處時聞鬼哭，（有與無可不論）余乃作詩二首以慰之。

作者附誌

一

對着上帝，

枕着大地；

看着秋天的野月；

聽着風雨的幽聲；

嗅着四季的花香；



吸着甜蜜的甘露；  
好不快樂，  
你們的肉體！

二

伴着可敬愛的上帝，  
看着怪紛紜的大地；  
離開了痛苦之魔；  
離開了失望之魔；  
離開了世界上一切的魔鬼；  
好不快樂，  
你們的靈魂！

## 火災

徐玉諾

沒有恐怖——沒有哭聲——

因為處女們和母親早已被踐踏得像一束亂稻草一般死在  
火焰中了。

只有熱血的噴濺，喝血者之狂叫，建築的毀滅，岩石的崩壞，槍  
聲，馬聲……轟轟烈烈的雜亂的聲音碎裂着。

沒有黑夜和白晝——

只有彌滿天空的黑煙紅火，翻反的塵土焦灰流盪着。

我們暈醉，東倒西歪的掙扎着……我們的脚下是死的放着

熱烈蒸氣的朋友，  
兄弟姊妹的身首；  
呼吸的是含着焚燒親人  
的香氣；  
我們喝的是母親的血……

——沒有詩，只有快要酸化的心底跳動——

## 途遇

我不能忘記那一天。

梁宗岱

夕陽在山，輕風微漾。

幽竹在暮靄裏掩映着。

黃蟬花的香氣在夢境般的

黃昏的沉默裏浸着。

獨自徜徉在夾道上。

伊姍姍的走過來。

竹影蕭疎中，

我們互相認識了。

伊低頭頹然微笑地走過

我也低頭頹然微笑的走過。

一再回顧的——去了。

在那一剎那裏，——

直到如今猶覺着，——

心絃感着了如夢的

沉默，羞怯，與微笑的顫動。

十，二八，一九二二。廣州

詩情

淒清的晚風，

嬌懶的斜日，

列着陣兒的五點飛雁

游行自在的幾朵彩雲；

一天秋色，

却織成我一縷詩情，

輕煙似的，

遊絲似的，

從心頭鼻上指尖，

更從指尖鼻上筆尖兒來了。

我急急地搖着筆兒來寫；  
那一縷詩情，  
却又輕煙似的，  
遊絲似的，  
從筆尖兒上飛去，——  
御着輕風，  
傍着斜陽，  
伴着飛雁，  
隨着白雲，——  
一直上了天家。

詩情 小詩

小 詩

黃 駕 白

一

輕打着玻璃窗底小雨點呀，  
你也在那里吟詩麼？

二

黑暗躲在樹林裏詛咒着月光；  
月光只微微地報之一笑，  
便驚碎了她底心魂。

三

柔波向着月兒低語道：  
「你永遠睡在我懷裏罷！」



## 四

無賴的月兒呀，

你又偷偷地用着你這間諜似的眼，

來窺探詩人心坎裏底秘密麼？

## 我的詩歌

徐玉諾

我無心的穿過密密的樹林，經過一個小小的村莊的前面，小鳥和人類格外的親密着。

我的詩是不寫了！——因為盪漾在額上的微笑是無限的；歌是不唱了！——因為無聲的音樂是永久的。

假若我不是一個弱者

徐玉諾

假若我不是一個弱者，

我要提隻手鎗走進故鄉去；

在那血煙飛濺，屍身滿地，

丘八，

匪將，

或者村長手下持鎗的人們中間不分彼此的

戰場上，

我毀滅了他們；

或者，

他們毀滅了我——自己；

假若我不是一個弱者

眷 顧

那總也是有意義的！

# 兄去後十日

陳寬

「他還沒信來嗎？」  
帶着愁容的母親，  
又失望地問了。

兄去後十日 春夜

眷 顧

春夜

夜間，

水田裏蝦蟆的聲，  
似思念遠行的人。

二十二

陳寬

過去

再見吧，

可愛的黃昏的煙痕！

陳寬

過去

燕子

二十三

眷 顧

燕子

天快落雨了，  
看！打團的燕子。

二十四

陳寬



# 小溪

雨過了，

溪水唱着鏗鏘的調兒。

陳寬

小溪 遲疑的心

二十五

眷顧

# 遲疑的心

明月呵！

仍然如故？

二十六

陳寬

# 清明的早晨

陳寬

像老頭兒咳嗽一般，  
鴿子在紅的屋瓦上，  
苦呵苦呵的啼着。

清明的早晨

我要死了

# 我要死了

張鶴羣

我要死了，愛人！

我真的要死了；

莫再用你靈活的秋波瞞我，

把我垂死的心拘了去，——

我願我的心和軀體一起化成不識不知的泥土。

我要死了，愛人！

我真的要死了；

我死後，莫葬我在大陸，

須葬我於海濱；

海濱潤溼而溫和，  
大陸太乾燥。

我要死了，愛人！

我真的要死了。

這時我心流的平和，

猶如春水的靜恬；

在我墳上，莫種榆柳與松柏，

否則，有黃鸝兒歌唱的煩噪。

我要死了，愛人！

我要死了

我真的要死了。

我死後，莫豎招魂旗，——

招魂旗兒飄飄，

我最靜恬的靈魂搗亂了。

一九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於蘇州，東吳

## 小詩一

徐玉諾

在這個驕奢爭逐的世界裏，  
遽然有高唱「到民間去」的，  
我們很感謝他們的厚意；  
但是我們的兄弟，  
却都「從民間來」。

## 小詩二

徐玉諾

美女頰般鮮紅而且豐豔的毒草，  
惡的惡的美人呀，  
看在我眼裏却已毒在我心中了。



## 蠅

盧景楷

很活潑的一個蠅子，

忽然落在熱騰騰的湯盆裏；

儘力的顫抖了幾下，好像得了安慰似的，

永久不動醒了。

## 夢的人生

盧景楷

人生不是夢覺嗎？——

拿血汗換飯喫的苦工，娶妾坐轎的官僚，被風吹動的花朵，布在天空中的雲霧，一刹那都化爲無有了。

有一次我沿着陰暗的深河，很驚怕的墜在水裏；醒來都毫無傷却。

被鎗決的犯人，也不過驚醒了他的夢覺！

一九二二，一二，一日臨穎

## 憶

俞平伯

污下的人生，

污下的愛，

以誇張而增他們底污下。

我們應當說愛是人的；

我們可以說愛是獸的；

我們不能說愛是神的。

牠如離我們遠，

他離我們更遠了；

牠如不全可知，

憶

他更全不可知了。

誰忍將堅韌柔熟的肉愛底情絲，織成憧憬似的輕紗呢？

我們都有戀人，

我們都要唱戀歌；

歌兒怎樣地唱？

人兒怎樣地去媚着呢？

惟一的道路只是清切地老覷着他或她底臉。

臉微微的紅時，

琴弦澀澀地岔了。

我們都有戀人，

我們都要唱戀歌。

如你爲他或她之故而唱戀歌底時候，

則千萬唱得老實些罷；

如你爲他或她之故而唱一切的歌底時候，

則千千萬萬唱得老實些罷！

凡是什麼樣子的，

正把牠說成什麼樣子：

這是對於「生」底虔肅。

少了一分是侮辱，

境

多了一分還是侮辱啊。

你即不愛那一切，

也總當有所愛罷。

那麼，至少也看他名字底面上，不要老侮辱那一切了。

那一切和他底不可分，

正和你和他底不可分是一樣。

侮辱那一切，

即是侮辱你自己；

你雖信是不足道的，

但他呢，也還有他呢？

請你看他名字底面上，不要老侮辱那一切了。  
污下的人生，  
污下的愛，  
以誇張而增他們底污下。  
這或是幸運的迴環；  
但有如止水一般瑩澈的心的人，  
怎能不攪動他悲哀底潛流！  
他發願唱出人間底幕後，  
只是幸運的人兒太多，  
誰還理會到他底微嘶呢。  
也是徒勞罷了！

憶

也是徒勞罷了！——

雖然於一剎那間，他底負擔上有些不同。

他安然，寂然，癩癩地入睡；這確和往常歌聲未發時有些不同了。

倦便是甚深的慰藉和悅愉，

他又何必理會到『誰理會他底微嘶呢。』



## 輓歌

劉燾元

Awake him not! surely he takes his fill of deep  
and liquid rest, forgetful of all ill.

Shelley: Adonais.

### 一

今夜是月明，像秋一般的夜。

海潮嗚咽

是你常撥的，冷酷而單調的愛琴的弦聲嗎？

銀色的海鵝飛向碧琉璃似的海面，拍拍地響，

彷彿是你愛穿的縞衣素裳嗎？

### 二

輓歌

碧油油的海水

是你倦行客的輓茵，

一躺下就沉酣地睡去。

霜雪般的讒譖，冷雨般的情意，塵土撲人似的愁緒，和巉巖可

怕的世路

永遠不入你的夢了。

三

生前，誰知你埋在心淵裏的靈苗？

死後，誰爲你深切而久遠的哀悼？

但是你的精魂可要安帖呀！

夜夜船舷上半醉的水兵，無意的彈出冷冷淙淙的調子，

那不是招魂的哀曲嗎？

#### 四

啊，你被銀箭穿過的心！

雖是深，巨，不可見的創口，

嬌麗的海波掬她月亮似的情淚替你細細地洗濯了；

撕了她所愛的香霧的輕綃替你綳着了。

你的精魂可要安帖呀！

#### 五

人間情人的慰藉和憐憫，不過是掠過飛鳥的浮雲。

永久，朧摯，纏綿的愛，祇在微醉的夢裏。

你被綠葡萄酒醉着的靈魂喲！

你可曾覺着她的柔纖的手的撫慰呀？

六

你能够焚卻你破碎的心琴；

你怎能够涸了你弦上浪浪的清淚？

她要隨着夜夜的晚潮，到宇宙的盡頭，

滴入自然之琴裏，重奏一曲「惆悵之調」呢。

七

我要爲你悲哀啊！

茫茫的人生之海，

誰曾是開過的落花？

誰曾是圓過的缺月？

——但是開過的落花，圓過的缺月又怎樣呢？

八

水銀做的夜氣裏，流着幽微之香：

在繁星顫着的波面，只有時浮着一片舊夢一般的雲影。

你的精魂可要安帖呀！永久的安帖呀！

在聖潔，寂寥，沉默的中間，

自然之靈和你合體了。

五，六，一二。

## 狗的哭聲

崔真吾

格格哈哈蛙的笑聲裏；

淅淅瀝瀝雨的泣聲裏；

忽闖入一陣「號號」的狗的哭聲。

狗呀！你也感到什麼了？

一二四，二七枕上。

# 山行

李玉瑤

一

舉頭都是綠陰；  
低頭都是樹影；  
一陣陣斷續的蟬聲，  
叫得這深林好靜！

二

「是那裡的琴泉在響？」  
立住了脚兒細聽：  
「叮咚……叮咚……」  
「哦！在那里！」

山行

卷 八

——在那青苔覆住的石罅裏！

四十八



## 小詩

唐守謙

一

當我的神魂飛走在未實現的前程裏時，  
那敲窗的細小雨聲，  
忽引他盪漾於故鄉的春夜中去了。

二

每聽着嗚嗚的汽笛聲，  
我的心就同嘗了別離的滋味。

四，二一，一九二三，於美國。

## 歸 夢

梁宗岱

飄忽迷幻的夢裏——我跋涉着那迢迢的旅路，回到鄉園去。

暮色蒼涼，風光黯淡中，母親正倚闥望着。門前塘邊的青草地上，弟妹們的嬉游如故；老母的慈顏，却已添上無限的憔悴。不禁放聲大哭！醒來，正是春暮夜靜的深處。碧紗窗外，臘月朦朧，子規哀啼。從慘散悽惻的留春曲裏，猶聲聲的度來陣陣落紅的碎香。

只是默默的在牀上微怔着……

兒時的夢影，又殘雲般浮現出來了。

是一個嚴冬的霜夜。不知怎樣的，迷離的踱到一處無際的荒野去。漠漠的赤沙，漫漫的長途。淒煙迷霧裏，只見朔風怒號，寒月苦照，驚鴻悽咽，怪鴟悲鳴。小心裏，惶然悚然，只剩有寂寞，只剩有荒涼！

再不敢久留了，急返身跑回家中。母親正淘米廚下。見了窘蹙，徬徨，客倦的我，百忙中，無可奈何的，把那乳露一般的淘米的水漿給我喝了，溫溫的給我慰安偎存了。怯懦而恐怖的，小心，迸着了慈母的撫愛，不覺哇的一聲哭醒來，卻依然安臥在伊甜溫的軟懷裏。伊手兒拍着，低聲唱着：「睡罷，寶寶，睡罷。媽在這兒呢。」

母親呵！當我從這孤苦崎嶇的曠野，回到你長眠的樂土的時候，你還是一樣的把那淘米的水漿給我喝麼？

二三，五，一三。

## 永在的真實

徐玉諾

世界上一切平安、寧靜都是幻影；

惟有恐怖是真實、普遍、永在的。

在靜幽花園，豐美原野裏，

正要散步，

忽然的

便有一只使人血管驟縮的、膽戰心驚的、黑豆一般的小鎗口對準着——快要開火——你的眼睛。

## 爲什麼

你是不是問我，兄弟？

爲什麼陽光這樣慘淡，

西北風這樣無力？

驚夢的晨鐘打碎了，

工作的號筒吹破了，

被囚的母親也困苦而且黃瘦得快死了。

但是，我們的兄弟

一個個打着呵欠，……怠倦，……磕睡，……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着的！

徐玉諾

## 小詩

徐玉諾

一

淚涕流到枕上，

想必她正爲惡夢而哭泣呢。

二

母親呵，

你那不止的擴散的無邊際的愛，浸透了白晝和黑夜。  
寂寞的路上的孤廟裏的牆壁也滿上了。

三

能够想像伊的情緒時，

便是枯燥的黑暗的生活路上的溫情呵。

小詩 池旁

五十五

## 池旁

池旁站着幾株碧粼粼的柳樹，  
一絲絲的黃金色的陽光，  
照射在那些柳樹的葉子上，  
反襯出一道稀疎的影兒來；  
樹上面棲着一隻黃鷹兒，  
喔喔正在歌唱着。

柳樹的對面，有一所竹亭，  
我同幾個朋友靜悄悄地坐在這亭中，  
聽那黃鷹兒的酣唱着，



看那池中綠水的微動；  
那澄清的池水，  
似一面大的玉鏡一般，  
四邊的景物，一一倒映在這當中。

驀然聽得工——東一聲，  
只見池中起了幾個泡沫，  
把那一灣的清水，  
激起無數的淪漪，  
變成碎玉般。

池 旁

黃鷹兒呢，

嚇得張起他底兩翼，

立刻飛向到別處去了；

清脆悅耳的歌兒呢，

也被他帶去了！

祇賸我同幾個朋友，

還是在竹亭中間談着。

她

張耀南

她很愁悶——很枯燥的，

在墓地裏走着；

她那愁苦的面龐，

海波似的橫在上面。

她兩手攀着荊棘，

兩足踏着茨，

一步接一步的往前走着。

她在一個深坎裏遇着了；

她

五十九

那時我的周圍盡是毒蛇，蜂，蝎，  
剝食着，  
刺戟着。

我毫不在意的，  
在那裏邊躺着；  
找我最後的快樂和安慰。

那時我只是一架枯骨，  
被血水浸潤着；  
只有兩個眼球是真的，

不時的轉動着，

她愛我，

想親近我；

但是她被荊棘刺着手，

茨刺着足；

奄奄我就酣睡了！——死——

她怎能趕得上呢？

我的親愛者！

我的好伴侶！

她

你不要接近我，

我這里有蛇，和蜂，和蝎；

我可憐你，

恐怕你不能受這種痛苦。

我的親愛者！

你不要害怕，

我決不像平常人，

要哭要號叫；

哭和號叫都是弱者的表現呵！

我的親愛者！

我告訴你：

「你不要悲哀，

你常在墓地裏，

就覺着死的趣味了。」

我的親愛者！

我告訴你：

「當我死以後，你要把我的衣服脫盡，

把我放在浴盆裏，

洗盡宇宙上之惡跡。」

她 冷光

冷光

郭雲奇

深眼窩的白骷髏，

甘蜜蜜地躺在金沙裏；

不問墓草黃、綠，

不問花開、花謝，

不問月缺、月圓，

更不管霧煙瘴氣的火

這邨燒到那邨，這家燒到那家。

一九二三，四，一五。



## 雜感

李聖華

主啊，寬恕我罷！

當暗黝危懼的深夜臨時，

我說：「主啊，我交托我整個靈魂給你保守。」

太陽剛出，

我從你握中奪回我的靈魂，

卻一聲不道謝。

# 失去的光明

劉真如

薰薰的六月深院，  
平鋪着一些花影，  
進我屋裏的光明，  
頃刻的爬出了戶門，  
我不知光明怎樣失去了？

一九二三年六月。

## 春的漫畫

張人權

畫缸裏的水開了凍了。

畫碟裏的顏色開始用了。

我倚在「春姑娘」的肩上，看她漫畫：

她把一張灰白的畫紙

紅一塊，綠一塊……的塗滿了鮮濃的顏色。

我輕輕地對她說道：

「我的愛，

請你把我這魂靈兒，

安放在這紅、綠……之下罷！」

她回頭對我微微地笑了。

晨風裏的人兒

王幼虞女士

魚肚白的東方，

亞坡羅托出燦爛的金盆，

地球上好動的有生之倫，

都從沈寂的迷惘中驚醒。

淺淺淡淡的停雲，

漸漸兒展開光明的序幕，

那邊婆娑的新柳，

招搖地引人走向人生之路。

但是那晨風裏的人兒，

她脆弱的兩足已蘇軟，

再不能向紛迷的生命之路進發，

行路難呀行路難！

她原也可以和人們一樣的，

在希望與快樂之露中笑盈以慷壯，

但她的希望和快樂呢？

已在那玫瑰花下深深埋藏。

不喝一滴綠酒，

晨風裏的人兒

以自戕她恬靜的心靈，

不過她的歌聲漸以悠微而逝了，

姍姍地走向平和之城。

她現在是生命的逃俘，

朋友呀！你將於何處找她？

看！即此露珠未乾的清晨，

她已安臥在一堆青柏枝和紅玫瑰花下！

一九二三年，春。

# 最甜蜜的一瞬

歐陽蘭

她的臉兒偎着我，  
我的嘴兒親着她。

最甜蜜的一瞬，

不在吻時的臉兒相偎，  
卻在吻後的秋波一轉。

最甜蜜的一瞬 眷顧

七十一

## 眷顧

周仿溪

死神寄居在土匪的槍管裏，

小鼠一般探首管外，

眼睜睜望着我，而且啪啪振牠的兩翼說：

「不要恐怖，不要愁悶了，我隨時——無論白晝或黑夜——  
都可以飛快的眷顧你呢！」

一九二三年，四月，八日。



# 可恨明亮亮的月

周仿溪

可恨你明亮亮的月，

照澈一切；

倘若沒你的指引，

那里就蕩盡了我的家產，

而且又槍殺了我親愛而可憐的爹爹！

可恨你照澈了野外的叢林。

你輕輕望着土匪招手，

說：「這里有人。」

你幽幽的光，竟把我曬化做一張三千元的鈔票，

可恨明亮亮的月

而且又曬化了我的東鄰，

曬化了我的西鄰，

曬化了我的南鄰，

曬化了我的北鄰。

往日見你：

誤當你是上帝的靈巧的燈兒，

白雲輕輕的來，

清風輕輕的去，

你也輕輕的做出戲弄的玩意兒明明滅滅；

誤當你是水銀的光波，

上下着，凸凹着，流流瀉瀉。

而今望着你

卻只是戰戰兢兢的心兒寒，膽兒怯。

這是你特意賜給我的呀——二十日以前的今夜！  
可恨你明亮亮的月，照澈一切！

五月，二十三日。

## 惡花

徐玉諾

當我跪在奇異的花園裏邊禱告時，這個不期然的奇異的情人，她果然分披花枝，煥然出神的慢慢走來：

她那胸脯和手臂那樣壯大；卻是那樣的柔美；她的面頰比一切女人都要濃白而且大方而且像夏天早晨，被白霧籠罩着，大樹和小樹樣子和香花芳草密集着而充滿着清脆鳥聲泉流的山谷那般深厚；她的眼睛又黑又大像明珠般在那裏滾流着，閃閃發着神光；彷彿她能受着一個青年，像一顆寶珠一般，緊緊的握在手心裏，漸漸將他熔化了，

她縹縹緲緲的走近來，在她那微微飄拂的大而且白的美裙裏，現出一種說不出的吸引人的愛力；當她默默的俯視

着，定情的，允許我的要求時；我的心早被她那熱情的目光射穿了！

當我提起兩足，吻着她給我的親吻時，我覺得在她那溫柔而且玄妙，而且盪漾着迷人的微笑的脣邊，放出一陣撲鼻的毒的香氣；我早已一堆泥一般的死在她的腳下了。

## 在我們家裏的中秋月

劉永安

月明圓圓的，

人家團團的，

高年的老婦們都抱了伊們的孫兒孫女在庭院中賞月，  
慶節；伊們說話的腔調都是輕揚而且和密。

只有在我家呀！

唉！——我的老祖母竟捨了她嬌養十四年（註）的小孫  
兒……不再抱我在伊懷裏念「彌陀」……回憶裏，滿面傷心  
的淚珠兒，直如荷葉上流着下來的雨！

人家團團的，

月明圓圓的，

小孩子們緊投在他們母親的懷裏，哭着叫着要爭喫那供月明的月餅和棗梨；他們的母親阻止說，

「嬌孩呵，這是供給月奶奶喫的……她喜歡了好照我們黑暗的路……」小孩子們看着月明都靜下了。

只有我家呀！

唉！——我的黑暗墓道住着的母親怎能會往前摸索一步，而且伊的哭了十九年的（註）捨的孩子又誰會安慰過一句半句！……只有受着人間的折磨，抱了滿肚子冤曲。回憶裏，滿面傷心的淚珠兒，直如荷葉上流着下來的雨！

月呀！——

你在湖面上同魚兒躍着，你在林間偷緣着枝條學鳥兒

跳……

近呵！——走來了；進人家去了。

光呵！——閃灼着；向別人微笑了。

而且伊也帶着海燈般明晶晶的小孩們——天上人間

原來是這麼一樣的。

只有我家呀！

唉！——狠心腸祖父和父親都已捨我死去，只拋下我孤

零零地沒人照料的苦孩子，這院呵——那屋呵——都是冰

井一般的沉寂着——逢節期更是使我悲悽。回憶裏，滿面傷

心的淚珠兒，直如荷葉上流着下來的雨！



(一註)伊自我二歲就養我，到我十六歲伊也死了。

(二註)別人說我二歲到現在(二十一歲)沒有一  
天不哭。

# 自然與人生

徐志摩

風，雨，山嶽的震怒；

猛進，猛進！

顯你們的猖獗，暴烈，威武；

霹靂是你們的酣噉，

雷震是你們的軍鼓——

萬丈的峯巒在湧汹的戰陣裏

失色，動搖，顛播；

猛進，猛進！

這黑沈沈的下界，是你們的俘虜！

壯觀彷彿是跳出了人生的關塞，  
憑着智慧的明輝，迴看

這偉大的悲慘的趣劇，在時空

無際的舞台上，更番的演着——

我駐足在岱嶽的頂顛，

在陽光朗照着的頂顛俯看山腰裏

蜂起的雲潮斂着，疊着，漸緩的

淹沒了眼下的青巒與幽壑：

霎時的開始了，駭人的工作。

風，雨，雷霆，山嶽的震怒——

猛進，猛進！

矯捷的，猛烈的；吼着，打擊着，咆哮着；

烈情的火焰，在層雲中狂竄：

戀愛，嫉妬，咒詛，嘲諷，報復，犧牲，煩悶，

瘋犬似的跳着，追着，嗥着，咬着，

毒蟒似的絞着，翻着，掃着，舐着——

猛進，猛進！

狂風，暴雨，電閃，雷霆：

烈情與人生！

靜了，靜了——

不見了晦盲的雲羅與霧縷，

祇有輕紗似的浮漚，在透明的晴空，

冉冉的飛昇，冉冉的翳隱，

像是白羽的安琪，捷報天庭。

靜了，靜了——

眼前消失了戰陣的幻景，

回復了幽谷與岡巒與森林，

青葱，凝靜，芳馨，像一個浴罷的處女，

忸怩的無言，默默的自憐。

變幻的自然，變幻的人生，

瞬息的轉變，暴烈與和平，

劇心的慘劇與怡神的寧靜：——

誰是主，誰是賓，誰幻復誰真？

莫非是造化兒的談諧與遊戲，

恣意的反覆着涕淚與歡喜，

厄難與幸運，娛樂他的冷酷的心，

與我在雲外看雷陣，一般的無情？

# 失眠

縱橫的泪珠，

希望牠滴到夢裏。

但是舊迹新思，

不肯教她睡去！

怨也何從，

思也無緒，

只有沈沈的幽懷

迷離！悽楚！

玉薇女士

我的心靈飄泊在夜之國裏，

夜之使者向我說：

『一邊兒歌歡酒酣；

一邊兒密語幽戀，

你爲何捧持着你脆弱的心兒，

在崎嶇的道中，

迷茫的愁思裏，

踐着敗葉與荊棘，

向悲哀的網中一步一步的走入？』

忽夢到昔年舊迹，



熱淚溼遍了衾邊，  
醒後的悽咽，  
更不如不眠！

失眠  
思親

## 思親

聽一陣桐葉的戰慄，

我心念着我久病綿綴的老父！

但欲歸無從，

拾起一片桐葉，

且收在我的淚泉裏。

我獨立在夕陽影裏：

凝望着白雲深處，

望不見渺渺的故鄉；

也不知病人的消息，

但我的熱淚，  
已被秋雁帶去！

思親  
夜行

# 夜行

玉薇女士

影兒隨着我，

月兒伴着我，

沈默着向C地走去。

樹影交橫迷却了歸路，

我在秋草的地上，

只有徘徊，

只有踟躕，

總不忍踐踏着牠過去。

## 沈醉

如酒醉般的狂熱，

在每一個人的笑容上；

在每一個人的歌聲裏；

在每一個人輕跳的足趾。

彷彿是，任管秋風如何的吹殘

他們的青春之花只爛熳的開去。

今夜的車行堪稱幸福，

滿載着歌聲歸去，

掠過了睡後的遠山，

玉薇女士

穿過了枯疏的柳隄，

漸走到燈火閃搖的茅屋。

高歌的人們呀，

不要擾亂他們香甜的夢呵！

## 秋晨

燕志儔

凝結的白煙霧，  
靜攏住那林頂，  
冷雨撲打枯枝，  
寒鴉在上邊垂翅。

寒風掃下枯葉，  
飄向我窗櫺撲撞，  
宛如悲悽的哭聲，  
傳滿這寂寞的林院，

隔窗望着黃葉的飛落。

禿枝拂蕩着冷風雨，

隨着雨點飄零的碎落下，

我寂寞的心搖撼着一同飄零。



## 秋晚

燕志儔

當我徬徨於黃昏的秋林；

那零落的枯葉靜對着我的孤寂，

星光照耀着幽深的路途

煙霧朦朧的覆蓋着秋蟲的聲訴，

我凝視着昏光中，沉默的秋日蕭索的面龐。

# 秋

不必三棱鏡的春天；  
倒是綠中帶黃的秋，  
在明的，陰而不暗的天下，  
低昂於蕭灑的涼風中，  
將飄然的情思引起來了。

朱 湘

## 雨

朱湘

我所心愛的雨景也多着哪：

夜半夢回時忽聞的淅瀝；

涼的，如輕紗拂面的毛雨；

夏天急雨後的黃金日落；

以至充滿了「不可測」的雷雨；

——但欲雨時的陰天我最愛了：

牠清如五柳先生的詩，

牠是一塊涼潤的灰壁，

並且從寥廓的雲氣中，

不知是那里，時飄下一聲鳥啼。

雨 臥浸會操場墳旁

# 卧浸會操場墳旁

王任叔

我旁着墳墓舒展四肢，

仰臥在綠絨似的草地之上；

習習的溫風踏過田間，

偷偷地來吻我的衣裳。

明鏡似的天體高張，

溫軟的白雲，在下面飛翔。

宛同蔚碧的靜止的大海

水上走着無數綿羊。

我願這幾朵白羊似的雲兒，  
覆壓在我身上，成爲墓土！  
我願這蔚碧的天海，  
噓成了青青墓草無數！

## 東山小曲

徐志摩

一

早上——太陽在山坡上笑，

太陽在山坡上叫——

看羊的，你來吧，

這裡有新嫩的草，鮮甜的料，

好把你的老山羊，小山羊，喂個滾飽；

小孩們你們也來吧

這裡有大樹，有石洞，有蚱蜢，有好鳥，

快來捉一會迷藏，豁一陣虎跳，

二

中上——太陽在山腰裏笑

太陽在山拗裏叫——

遊山的你們來吧，

這裏來望望天，望望田消消遣，

忘記你的心事，去掉你的煩惱；

叫化子們你們也來吧，

這裏來假火熱的太陽勝如一件棉襖，

還有香客的布施，豈不是妙，豈不是好。

### 三

晚上——太陽已經躲好，

太陽已經去了——

野鬼們你們來吧！

黑巍巍的星光，照着冷清清的廟，

樹林裏有隻貓頭鷹，半天裏有隻九頭鳥；

來吧，來吧，一齊來吧！

撞開你的頂頭板，唱起你的追魂調——

那邊來了個和尚，快去耍他一個靈魂出竅。

一月，二十日。



## 眷迴

嚴敦易

當小聲在修陳的竹叢間漾起的時候，  
人已經是杳然去了。

幃幙深深的掩着；

只桌上橫擱了一管玉簫，

悠沉地像尙在吐挽他的餘音清嫻——

總，總是還不回來的！

一兩片落葉提搖着想躲進窗來，

霏細的雨珠兒正連綿地撒下，

會因此愈益漠然麼？

眷 顧

殘燈猶明，

茶卻冷了罷。

一百六

三三三

## 炸裂

許傑

靜夜的月，垂着釣鉤，釣我心中的寂寞和煩悶。

究竟呀！——不一會，——兩個可憐的魚就被她引到水面了。

當牠們在水面親吻的時候，我的心頭的水，就漾了一個圓圓的紅暈；我眼見得這個暈一圈一圈的大了，——大了，——人間的心，——渺渺的人間的心，——宇宙的心，呵！幽微的宇宙的心，——漾的遠了，——遠了，——漾的微了，微了，——完了，完了呵！

可憐的，我的小小的心呵？宇宙中只有這一剎那的蕩漾嗎？

我將把我的心頭之水面打破來，看牠映着的是她的夕陽初下時之彩霞般的兩頰呢？還是人類的慘霧迷蒙，悲哀叫絕的愁容？

我心頭的小小魚，寂寞和煩悶的魚！你出來到水面游嬉一回吧？你爽性吐幾口泡沫，使牠化做地球大的氣球，裝滿我們從內心吐出來的解除寂寞和煩悶的炸藥，任牠漂流到無盡的宇宙盡處，終於在那邊如炸彈般的火山般的爆裂了！

那時的人間的心，倘還是如水的密接着；我的小小的炸裂呵！你將做了水面的魚唇之吻了！

六月，二十日，改作，上海。

## 晚晴

劉燧元

雖還是滯着溼雲，驚着析析的涼風，病後的黃昏却也驟然輕笑，在斜陽灰白而忸怩的龐兒裏。

深湖水色的天涯上，儂薄淺紅的紙鳶翩翩的低舞。

雀兒悠悠的從竹樹飛上柳枝，啄牠帶溼的羽毛。

簷邊的秋海棠勻着嫩翠，拖得低低；不惜她圓潔的晶球一顆一顆地瀉下——可是粉紅的珠串已不知何時散去。

葉邊鑲着黯金色的荷花——看呀——在連夜的噩夢裏已悄悄地彎着蓮房了！

——二，三，八，一。——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Death" and Other Poem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

此書  
 有著  
 作權  
 翻印  
 必究

（小說月刊叢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願一冊

編輯者 小說月刊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八七〇七分